

没人相信的隐形

这是一条偏僻的路，静悄悄的。路两边是开得像着了火一样的碧桃，一只蜜蜂嗡嗡地钻进花蕊里，浅黄色的蝴蝶从一朵花飞向另一朵花。

男生朱小杨垂着头，背着个大书包吧唧吧唧走过来。他从来都怕走这条必经之路，恨不得全身都长着眼睛和耳朵，好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。但又恨不得闭着眼，一口气能把这条路走到头，什么也看不到。他怕。怕人还是怕鬼，他自己也弄不清。

走着走着，朱小杨忽然瞪大了眼睛，脚步慢下来，站住了。因为，他发现他的影子在渐渐变淡，变淡，越来越淡……消失了！

朱小杨的身体隐形啦！

“啊……”

朱小杨大叫着狂奔起来。

由于他是仰着头跑的，他没发现，消失的影子又一点一点变深了，他的身体又恢复成原状。

这种奇特的情况已经是第二次出现了。他曾听爸爸说过，

一个人如果太胆小，风吹也怕，草动也惊，有一天他会被吓没影儿的。这话是爸爸听他的爸爸说的。没想到在朱小杨身上应验了。

朱小杨决定去医疗室让医生看看。他鼓了好几次勇气，才挪到医疗室的门口。

医疗室里，那个胖得系不上白大褂扣子的李大夫，正在给一个流着鼻涕的男生擦碘酒，他的腿磕破了一块皮。那男生一脸不在乎，要不是忙着吸鼻涕，看上去真像是要睡着了。

李大夫斜起眼瞪了那男生一眼，粗声粗气地问：“你怎么嘴都不咧一咧，你这腿不是假的吧？”

那男生的嘴咧了一下，不过，他是在笑。

“走吧走吧走吧！”李大夫不耐烦地挥挥胖胖的手指头。

那男生转身就走，经过门边，看见朱小杨，故意一斜肩膀，把朱小杨撞倒在地。朱小杨还没爬起来，那男生已“哧溜”吸了一下鼻涕，跑没影儿了。

朱小杨站在李大夫对面，扭着脖子看着地下。

“哪儿不好？”李大夫嗓门挺大地问。

朱小杨竟吓得挤眼又缩脖子。

“问你话呢，快说呀。”

“我，我的病，你能给我保密吗，大夫？”朱小杨小声细气地说。

“什么？”李大夫上下打量着朱小杨，“噗”地笑了，“说吧，什么病，给你保密。”

“就是，就是，”朱小杨扬起头，瞪大迷惑的眼睛看着李大夫，“我，我会变……”

“嗯？！”李大夫猛地转过她的大胖脸。

“我会变得连一点儿影儿也没有。”朱小杨终于把他想说的话说了出来。

李大夫盯了朱小杨一分钟，忽然转身从桌子上拿出一支粗大的注射器，咬着牙说：“好小子，你敢耍我，看我不给你一针！”

朱小杨只见长长的针头银光一闪，吓得他拔腿就跑，踢翻了放杂物的篓子，杂物撒了一地，挡住了李大夫的去路。

朱小杨逃脱了。

在教室里，朱小杨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。同学们闹闹哄哄的，都在议论着昨天晚上看的电视剧《倚天屠龙记》，手舞足蹈的。电视剧他也看了，他也想参加进去，对电视剧里的人物评说一番，但他不敢。他承认自己是个胆小鬼。

不错，朱小杨确实是个胆小鬼。

不敢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，不敢跟班上的女生常娥说话，他最喜欢的女生就是常娥，长得好看，心肠又好，可是，他只敢偷偷地看常娥。就连夜晚，他都不敢一个人睡觉，好笑吧？都上四年级的学生了，整天惦记着要跟爸爸妈妈一起睡。

就是因为自己太胆小吧，竟把自己吓得身体没影儿了！

自己以后要是变成一个隐形的人，不但别人看不见自己，就连自己也看不见自己了，那多可怕呀。想到这儿，朱小杨的汗毛都竖起来了。

朱小杨发呆时是一副傻呵呵的样子：头歪着，嘴半张着，嘴角汪着一股清水，一不小心就要流出来。

正在这时，“啪！”一个厚墩墩的巴掌落在朱小杨的肩上，吓得朱小杨腿变面条儿，要不是坐着，非瘫在地上不可。

原来是最爱捉弄朱小杨的金银岛。

金银岛跟朱小杨同岁，却高出朱小杨一头，眉毛粗，眼睛大，巴掌拍人痛。他戏称朱小杨是个残疾儿童——天生无胆。所以，总想拿朱小杨开涮，欺负欺负他。看到朱小杨吓得半死的样子，是他最开心的。

“啪！”

朱小杨扭头见是金银岛，嘴咧到了耳朵根，“哎哟，轻一点嘛！”

“这是最轻的，这样才是重的。”金银岛说着，一屁股坐在朱小杨的桌子上，举起巴掌。

朱小杨赶紧双手举起护住肩膀和头。

这时，常蛾从后门进来，她跳跃着轻盈地走过来，天蓝色的裙子鼓得圆圆的。她正要跳过去，忽然发现金银岛举起的巴掌，

朱小杨一副惊慌害怕的样子，就站住了，瞪了金银岛一眼说：“你干什么，又欺负人！”

金银岛的手轻轻地落下来，抓住朱小杨的头发，把它们揉得乱蓬蓬的，嬉笑着说：“我打的不是人，是鬼。”

“金银岛，你说什么！”常蛾一下把金银岛推下桌子。

“我是说我打的是胆小鬼，怎么啦？”

常蛾“哼”了一声，把朱小杨的手从头上拿下来，对他微微一笑，转身回自己的座位了。

朱小杨顶着一头乱发，呆呆地看着常蛾的背影。

“多管闲事！”金银岛嘀咕了一句，见朱小杨发呆的神情，用手背敲敲他的肩头说，“哎，你知道常蛾的脸为什么那么圆吗？”

朱小杨想说：是苹果吃多了吧。可他没有这个胆，只是咬着嘴唇，一声不吭。

金银岛压低嗓门说：“那是因为她爱洗脸，她的脸缩水啦！”

什么？朱小杨吓了一跳，难道她和自己一样，也得了一种可怕的病：一个是洗脸缩水，一个是胆小吓没了影？

金银岛见朱小杨的神情，放声狂笑，指着朱小杨的鼻子说：

“你的表情真像一个天材呀！”

嗯，天才？

朱小杨愣愣地盯着从不夸奖自己的金银岛。

金银岛探过下巴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天生的蠢材！哈哈哈！”

朱小杨差点被金银岛的笑浪冲倒，吓得他急忙用手扶住桌子。

也许是今天受的惊吓太多，放学回家的路上，朱小杨再次发现自己成了隐形人。

这一次他没有大叫着逃跑，而是站在路边，悄悄地用手去触摸自己，结果，他什么也没摸到，像在摸空气一样。

这时，常蛾骑着自行车慢悠悠地过来，边骑边欣赏路两边的碧桃花。

朱小杨的心怦怦地跳起来，他举起手，这还是他第一次向常蛾举手。常蛾没有看见。

朱小杨使劲摇手，常蛾仍是看不见。

朱小杨又蹦又跳，双手交叉在头上摇晃。

常蛾从他身边骑过去，没有任何反应。

“我又隐形了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！”

朱小杨哭了，流下两行透明的泪水。

求助无门

早晨起来，朱小杨的头昏昏沉沉的，夜里他做了一夜的噩梦，早饭都不想吃。

妈妈说：“这孩子，天天蔫头蔫脑的，像掉了魂，一有个风吹草动，就吓一哆嗦。”

爸爸从饭桌上抬起头来，他刚吃完最后一根油条，顺手从桌子上拿起放油条的纸袋，呼地往里吹了口气，捏紧袋口，猛地一拍，“嘭！”

朱小杨正往身上背书包，被这一声响吓得失声大叫，书包被扔出去老远。

妈妈正收拾碗，吓得手一抖，碗掉在地上打碎了。

朱小杨两腿发软地捡起书包，跑出家门。

“你，你怎么像个三岁小孩子，想吓死人吗？”妈妈生气地瞪着爸爸。

爸爸则盯着朱小杨的后背，点着头说：“朱小杨这孩子，是得了青春期忧郁症啊。”

妈妈翻了翻白眼，嘲笑爸爸说：“忧郁你个头哇，朱小杨还是个儿童，哪里会得青春期忧郁症！”

“那就是他的青春期提前了。”爸爸肯定地放下筷子，夹起他的公文包去上班。

妈妈坐在餐桌前发呆：“孩子的青春期也会提前吗？哼，上次他还说我的更年期提前呢，做梦发癔症，胡言乱语！”

朱小杨坐在校园南角的老槐树下，手在槐树皮上摩挲着。自己隐形的事还没被别人看到过，说出来谁都不会信，连医生都以为他在开玩笑。对，去问问常蛾，他隐形的时候，只有她在旁边。可他不敢。去不去问呢？他在心里对自己说了一百次“问”，终于站起身去找常蛾。

教室里没有常蛾。

是不是去厕所了？在厕所外等了一会儿，仍没人。

校园跳绳的女生中，也没有常蛾。

咦，常蛾到哪里去了呢？

朱小杨正站在那里傻想呢，忽然身后响起一串动听的铃声：丁零零零——

常蛾推着天蓝色的自行车过来，她有意想跟朱小杨打个招呼，没想到朱小杨骤然听见铃声，竟然吓得哇哇大叫，盯着自行车轮子，两腿叉开，两手高举，东躲西藏。

常蛾看了忍不住放声大笑：“哈哈！”

等她笑完再仔细一看，朱小杨不见了。

“咦，跑掉了，这么快！”常蛾看了一圈，嘴角挂着笑，向自行车棚走去。

其实朱小杨没跑掉，他就站在原地，大张着嘴，叉着两腿，高举着双手，还在来回晃，只是他又变成了隐形的，常蛾看不到他了。

朱小杨连同他整个难看的姿势都愣在那里，他看看自己的手，什么也没看见，想往下看，又猛地闭上眼睛，他没勇气再看下去了。朱小杨在常蛾面前消失，她却未发现。

当朱小杨的身体又重新回来的时候，他又想到了一个人：金银岛。

去把这件事对金银岛说说吧，也许他能帮助自己拿个主意。虽然金银岛从没帮过朱小杨，但关注他的人好像就数金银岛了，尽管他的关注是欺负。

这是朱小杨第一次主动找金银岛，之前每次都是金银岛的巴掌先过来，朱小杨躲都躲不及。

看见朱小杨站在自己面前，金银岛有点不相信，他坐在高高的篮球架上，晃荡着两腿，指着自己的鼻子说：“你找我？”

朱小杨看着金银岛的神情，差点放弃转身要走，但他还是咬咬牙没动，轻轻地、怯怯地点点头。

“噎”，金银岛一跃从架上跳下来，吓得朱小杨一个趔趄。

“啪！”金银岛的招牌巴掌又拍过来，有力地稳住了要歪倒的朱小杨。

“嘿嘿嘿，别这么胆小好不好。找我有什么事？”

朱小杨不敢看金银岛的眼睛，脑袋歪向一边，一着急，结巴地问：“你你你听说过人、人、人一害怕就……”

“就结巴？有啊，你不就是嘛！”金银岛打断朱小杨的话。

“不，不是啊，我是说人一害怕，就吓没影儿了。”朱小杨说出了他想说的话，额头上沁出汗来。

金银岛眨眨眼，“噗”地一笑，他笑得很夸张，把嘴弄得很响，是为了把唾沫星子溅在朱小杨的脸上。

“你问这事呀，有有有。哼，你小子，想要我，我……”

金银岛放在朱小杨肩头的手猛地举起来，又狠狠地落下去。他正想这一巴掌下去，保证打得朱小杨龇牙咧嘴，没想到他却打了个空，由于用力过大，把自己弄得跪倒在地。

咦，人呢？

金银岛站起来莫名其妙地张望着，“咦，这个家伙，快得像闪电呀，哪里去了？”

其实，金银岛的鼻子就快碰到朱小杨的鼻子了，朱小杨双手抱着头，抖得像强力发动机，鼻子连气都不敢出了，脸憋得鼓成一个大气球。

只是，金银岛没法看见朱小杨，身体一隐形就跟空气一个样。

眼睁睁地看着金银岛离去，朱小杨松开抱头的手，他反复翻看自己的手心手背，什么也看不见，他多想让金银岛重重的巴掌落在自己的肩头哇。他气恼地冲着金银岛的后背大喊大叫：

“金银岛，你给我回来，有胆你来打我呀，你来打呀！呸，你个胆小鬼，白痴！你回来，我嘲笑你，我小看你，我……”

朱小杨做出各种自己连想都不敢想的动作，扭屁股，把鼻子搥成猪鼻子模样，吐舌头……

他不知道他做着这些动作的时候，身体正渐渐显现。恰在这时，常蛾从这儿经过。她好奇地看着朱小杨。他那古怪的动作，把常蛾逗笑了，甜甜的笑容挂在她圆圆的脸上，像阳光里的红苹果。

“朱小杨，你在干什么？”常蛾笑咪咪地问。

“哦！”

朱小杨一听常蛾的声音，顿时定格在那里，他的脸“腾”地红了，通红通红的，他看见连自己的手背都红得厉害。

梦之狗

今天停电，朱小杨早早地上床睡觉了。

窗户开着，风从窗子进来，白色的窗帘被吹得一鼓一瘪，像个会呼吸的超级怪物。朱小杨紧张起来，眼睛不再闭上，牢牢地盯着窗帘。越看越害怕，干脆翻个身朝墙睡，可是他仍然放心不下那鼓来鼓去的窗帘，又不敢下床去关窗户，只好拖着哭腔叫起来。

“妈妈！”

妈妈没答应。他的声音太小，妈妈根本没听见。

“妈妈！”朱小杨提高了声音。

“什么事呀？”妈妈趿着拖鞋过来了，“是不是又害怕啦？亏你还是男子汉，笑死人啦！”

“妈妈你陪我睡。”朱小杨拉住妈妈的手，央求道。

“什么呀，你多大了知道吗？”妈妈在朱小杨的手背上拍了一下，抽出自己的手，“睡吧，爸爸妈妈都在家，就是有狼呀鬼呀怪呀青面獠牙……”

“妈妈！”朱小杨吓得一下抱住妈妈的脖子。

“快松手！好好好，刚才我那是瞎胡举的例子，哪有那些东西呀。快睡吧。”妈妈在朱小杨的脸上亲了一口，就要出去。

“妈妈，我要开着灯睡觉。”朱小杨提出要求。

“哎哟，难道你忘了吗，今天停电，开什么灯呀。快睡吧，啊！”妈妈还拉了一下电灯的开关给朱小杨看。

这一次，妈妈真的走了。

“那你要跟爸爸说话，一直说到我睡着以后。”朱小杨快哭出来了。

“好吧。”妈妈的声音变得温柔些了。

妈妈走进大卧室，对爸爸说：“朱小杨让我们俩说话，不能比他先睡着。”

爸爸说：“我们俩有什么好说的。对，有啦，我打开收音机，让收音机帮我们说不就行了。”

说着，爸爸摸黑打开了小收音机，收音机里正在介绍当下流行的歌星周杰伦，一会儿周杰伦就在收音机里叽里呱啦说起来，对，周杰伦唱歌的特点就是不停地说。

朱小杨就着收音机里的声音进入了梦乡。

他梦见一只全身是长毛的狗跟着他，那狗戴着一副墨镜，他走快，墨镜狗也走快；他走慢，墨镜狗也走慢；他跑，墨镜狗也疯狂地追赶上来。墨镜狗越追越近，嘴快碰到了朱小杨的



脚后跟……

正在这紧急关头，“刷”一下，屋里的电灯亮了。来电啦！

朱小杨一下子从梦中惊醒，一跃而起。他摸摸头上，全是汗，看看床，才悄悄地笑了：“哦，还好，是个梦呀。”

“好什么好，你好我可不好！”

啊，是谁在说话？天哪，枕头上站着那只戴着墨镜的狗，正一脸怒气地冲着朱小杨脆声脆气地说话。

朱小杨吓得本来是想跳下床，结果是滚下了床，他的脚不会站了，只有瘫坐在地板上。

墨镜狗不屑地扭过脸去，往墙上一靠，两脚跷在枕头上，说：“由于你太胆小，猛然间醒来，把我这只梦之狗带出了你的梦，你说怎么办呢？”

“怎、怎么办？”朱小杨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稀奇的事。

“躺下，快睡着，把我重新带入梦中。不许失眠啊！我是梦之狗，才不愿回到现实中。快快快，躺下，睡觉！”梦之狗催促道。

朱小杨吓坏了。他爬上床，紧闭眼睛。可他怎么能闭得牢呢，不时地将眼睁开一条缝，偷看梦之狗，梦之狗也在盯着他，一副急切等待他进入梦乡的样子。

可朱小杨哪里睡得着呢，一只来自梦中的酷狗，就在他的床上，墨镜后面是一双什么样的眼睛呢？他要是回不到梦里怎

么办？想到这些，朱小杨不但睡不着，反而更清醒了。

朱小杨失眠了，大睁两眼到天明。

梦之狗气得在床上一蹦三尺高。

“哎呀，过分哪，我后悔进入你的梦啊。后悔后悔后悔！”

朱小杨吓得缩成一团，开始他以为梦之狗气坏了，会过来咬他一口。但梦之狗一点儿也没伤害他的意思，只是梦之狗的动作让他惊讶不已。

梦之狗焦急地踱着步，踱着踱着踱到了天花板上，踱着踱着踱到了墙上，还在窗帘的皱褶里走了几趟。吓得朱小杨捧着软枕头到处去接他，怕他掉下来摔成粉碎性骨折。

梦之狗看朱小杨紧张得大汗淋漓的样子，十分好笑。

“喊！我是梦之狗，你不知道吗？梦之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不会受伤，也不会有痛感，就算摔下来，也死不了。”

说着，梦之狗三下两下上了天花板，然后一缩脚，直通通掉到地板上，不动了。

朱小杨扔掉枕头跑过去。

“梦之狗！梦之狗，你醒醒啊！”

朱小杨摇晃着梦之狗，梦之狗浑身冰冷，纹丝不动。

“还说不会死，不是已经死了吗？”朱小杨一阵难受，一阵眩晕，要倒下去。

“嗨！”梦之狗忽然活过来，躺在地上，一手支着下巴，

一手托住要倒下的朱小杨。

朱小杨看见梦之狗还活着，顿时露出了笑容，两行清清的泪水从脸颊上滑落。

“天哪，你哭了，为我吗？”梦之狗坐正了，“还从来没有人为我掉过眼泪。我好感动。”

梦之狗掀起墨镜要擦泪水，可是什么也没擦到。

“哦，怎么没有泪水呀？不管怎么样，你是第一个为我哭的人，我要报答你！我要喜欢你！”梦之狗握起拳头。

“我，我不要你的报答。”朱小杨垂下头，“喜欢我，你怎么会喜欢我呢？你要是知道我是个怎么样的人，就不会喜欢我了。”

“我不知道你是个怎么样的人？哼，哈哈，怎么可能，我就是太知道你了才跑到你梦里。你不就是个胆小——的人嘛！”梦之狗开始想说“胆小鬼”三个字的，但是，他又觉得这样不礼貌。

“你，你还知道我隐形的事儿？”朱小杨试探着问。

“知道，就是你身体失踪的事儿吧。我还知道，再受惊吓，你的身体不是隐形一会儿，而是要一整天一整天地隐形了。”梦之狗一副万事通的模样。

“什么，我，我会永远都隐形吗？”朱小杨浑身软绵绵地靠在墙上。